

夕照红作品集

12

闪电
一刀震八方

上

著作
经典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夕照红作品集

13

闪电
一刀震八方
下

经典著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夕照红作品集

- 星月追魂
- 大少爷发飙
- 龙蛇干戈
- 快乐花子
- 惊魂一刀美人恩
- 太湖英雄传
- 闪电一刀震八方
- 一棒擎天
- 狂剑丹心
- 荒野梭魂
- 夺魂笛
- 神笛金刚
- 血杀恩仇录
- 英雄出刀贯日月
- 魔功秘笈·温柔劫
- 七彩王子
- 魔女杀手

版权所有 · 翻版必究

(系 列 三)

ISBN 7-204-04095-3



9 787204 040957 >

ISBN 7-204-04095-3/I · 746

定价(上 下): 29.50 元

I2

夕照红作品集

12

闪电一刀震八方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一九九八

夕照红作品集

13

闪电一刀震八方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一九九八

责任编辑：杨琮宇

封面设计：唐 海

夕照红作品集
闪电一刀震八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6 字数：1310千字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204-04095-3/I·746

本套：29.50元

目 录

第一章	荒山艳遇	(1)
第二章	击退海盗	(55)
第三章	跃水救友	(110)
第四章	勇斗刀圣	(150)
第五章	同舟共济	(201)
第六章	屡战恶人	(263)
第七章	只身赴约	(315)
第八章	再显神威	(367)
第九章	生死决斗	(418)
第十章	带伤恶斗	(469)
第十一章	怒杀赌仙	(525)
第十二章	终了心愿	(580)

第一章 荒山艳遇

人们永远也想不到，在那层峦叠嶂的十万大山里面，竟然会有那么舒服的一张床。床本来就是叫人舒服的地方，只不过这张床更令人恋恋不舍，即使睡在床上的人闻得噩耗传来，也不想马上离去。

床上有一条粉白色的绣被，被面上绣的是一对鸳鸯戏水图。就在那绣被的波动下，好像有一对活鸳鸯在微微地跳动着。

偶尔，被子里面会嚤咛一声，但看不出被子里面男女的模样。

既然看不见两人的模样，那就听一听两人的对话，且看他们说些什么。

“我放你半个月的假，应该够了吧？”女的声音柔细。

“你以为足够吗？”男的回答简单。

“其实我也为你难过，唉！”

“别再说了，咱们这是高兴的时候，别提那事。”

“忽”地一下，女的把被子掀开了。啊！这女子真的白，不但白，而且白中带着粉红色，那张脸大概是咱们古代四大美人的合并，说她多美就有多美。

“他是你哥哥啊！你们一同出娘胎，他只比你早出半个时辰，

如今他被人杀了，你还不急着去找凶手？”

男的挺起身来了。

这男的也不赖，一双大眼睛，细长的鼻，脸蛋是椭圆的，外加一张不厚也不薄的嘴唇，在他那白得不难看的脸蛋上，还真的配搭得恰到好处，别说是女人了，男人见了也觉得他是标准的美男子模样。

男的对女的叹口气，道：“我那位比我大半个时辰的哥哥呀，他不听我的，如今天下大乱，他偏偏去做官，好地方没他的份，弄个巡按去台湾，可好，被海盗弄死在大海上，我能怎么办？”

女的道：“当然去报仇呀！”

男的道：“做他兄弟的，也只能为他报仇了。”

女的道：“半个月够了吧？”

男的道：“我的小百合花儿，单只路途也要十天八天了，还得找机会去海上，半个月够吗？”

女的道：“那就二十天，再不然一个月吧。”

男的摇摇头，跳下床，他推开木门往下看。

为什么往下看？只因为这地方在悬崖上，那个四方洞口上还有四个大字：“天才小筑”。

“天才小筑”不出名，但如果提到药王墨非子，就是江湖上的名人了。这一双男女又是谁？慢慢地你就会知道了。

年轻人走了。

他走得很快，看上去无牵挂，甚至只斜了一眼那个洞口上方的“天才小筑”四个字。

其实在年轻人的心中，可就不一样了。

他心中实在不愿意离开他的小百合花儿，这些天同小百合花儿泡在一起，八个神仙也没有他舒服愉快。

如果换了是别人遇害，被海盗杀死在台湾的大海上，说什么他也不会下山的。

偏偏这个被海盗杀死的人是他的哥，虽然两人的“年纪”只差半个时辰，而且兄弟两人的思想不同，但兄弟之间的义是不可抛弃的。

就为了这个“义”字，他便只有离开十万大山，而奔往江南去了。

如今正值天下大乱，朝廷被乱军弄得焦头烂额，而且鲁豫又出了捻党，西北的边民在造反，江湖上也出了许多帮派，准备捞一口肥肉。

年轻人不参与任何门派，他在深山里同墨非子的姑娘睡在一起，不愁吃不愁穿，白天笑，夜晚闹，天天过好日子，人生最美妙的事全被他一个人占尽了。

现在他只差三十七里半的山路，就出山区了。

年轻人刚刚走上一道山岭，他放眼看，只见两间大茅屋在山下面，灰苍苍的炊烟往空中袅袅升起来。他看天色，敢情正午了。

松松肩，耸耸鼻子，年轻人大步往山下走，他还未走到茅屋前，啊，从茅屋里奔出一个女人来。

这女人是个大个子，双手还叉着腰，两只眼直不愣地看着走来的年轻人。

别以为这人个子大，仔细看还真美，皮肤白，眼睛大，薄薄的嘴唇还泛红色，就好像涂了一层寇丹似的。

蓝衣裙，绣花鞋，开放的双足有一股自然美，那绣鞋上面还有红红的绒球钉在鞋头上。只不过这女的两边脸蛋上，好像特别地涂上了一层红色。

年轻人已经走过来了。

“哟，哪儿来的美相公，你姓潘不是？”她开玩笑。

年轻人淡淡一笑，道：“你说我姓潘？”

女的吃吃笑，半掩口地道：“你长得美，美得就好像潘安呀！”

年轻人站在女的面前，道：“美的男人都姓潘？”他歪头看看茅屋，又道：“有吃的吗？”

那女人忙笑道：“有，野店开着干甚么的？”她把身子一边站，伸手让道：“客官，你请进！”

便在这时候，茅屋中又奔出一个女子来。

年轻人一看，心中一紧，却也乐了，因为这个女的比先出来的大个子女人更俏美。

这女的一边走来，一边道：“哟，客人来了也！”当她抬头看，猛一怔，又道：“好！”

她不说年轻人漂亮，只叫了一声：“好！”

年轻人发现这人的打扮与刚才的女人差不多；脸蛋上也涂了胭脂。

年轻人对这女子点头一笑，道：“弄点吃的来，我有急事要往江南。”

两个女的忙着把年轻人引入茅屋内，一个拉椅子，一个抹桌子。

“坐坐，小兄弟，你喜欢吃些什么东西？”

年轻人笑着坐下来，道：“我这人好侍候，不挑食不拣喝，填饱肚子就行。”

两个女的抚掌笑，转眼之间四个盘子先摆上。

四个盘巴掌那么大，四样小菜却精致，卤猪肝切得薄，松花皮蛋剥了三个，另外是酱牛肉十七片，一个猪脚半斤多。

另一女的提了一壶酒，坐在年轻人身边笑道：“来来来，我

陪相公喝两盅。”

年轻人道：“怎么，还有酒呀？”

大个子女的吃吃笑，道：“当然有，二锅头呢！”

年轻人道：“那好，清淡的黄酒我不要，酒就是酒，越烈越猛越过瘾。”

两个女的哈哈笑了。

年轻人看看四周，又道：“你们这儿好像很香。”

大个子女的道：“有女人的地方当然香呀！”

年轻人立刻同意，因为他的小百合花儿就清香。

只不过这儿的女人味道不一样，没有小百合花儿的那种清香可爱。

女人的粉与胭脂用多了，就会叫男人闻着刺鼻，只不过再看这两个女子，还真会做作。

大个子女的坐在年轻人对面吃吃笑，她恨不得把小菜往他口中送。

另一女的已对年轻人笑道：“快喝呀！”

年轻人道：“你两位不会在酒中放什么蒙汗药吧？”

两个女的吃吃大笑起来了。

大个子女的隔桌取过年轻人面前的一杯酒，她不说话，仰面一饮而尽，还把酒杯对着年轻人照照杯底，这才笑道：“你看，杯底不可养金鱼呀！”

“哈……真会说话！”

另一女的也取过一杯酒，仰面吞下肚中，笑道：“咱们是开酒店，只不过你相公今天是头一个客人，所以我姐妹在此特别侍候，你千万别想歪了。”

年轻人哈哈笑道：“出门在外，小心总是好的。”

他取过酒杯，立刻斟满酒，仰面喝干，大个子女的果然隔桌

夹了一些牛肉送过去。

年轻人吃着又喝着，他笑道：“人呢，长得年轻又漂亮，总是一件好事情。”他看看两女，又道：“如果我是个白胡子老头儿，只怕两位就不会如此侍候我了，哈……”

坐在年轻人身边的女子伸手拍打年轻人，笑道：“你呀，八成是个不老实的人。”

年轻人道：“我是浪子，浪子还有老实的？”

两女一听，立刻大乐。

大个子女的抚掌，道：“好呀！那就别走了，咱们合伙开野店，赚了银子你多分。”

年轻人一笑，道：“叫我同两位住在这儿开店？”

大个子女的点头，道：“你不愿意？”

年轻人道：“我太愿意了，只不过……”

两个女的一瞪眼，道：“不过什么？”

年轻人道：“我有急事呀！”

两个女的彼此一瞪眼，不说话了。

年轻人道：“灶上好像香喷喷，是什么？”

大个子女的道：“葱油饼，喜欢吗？”

年轻人道：“弄来五张我吃。”

另一女的去取葱油饼，大个子女的问道：“有什么急事能对我两人说吗？”

年轻人摇摇头，道：“没用！”

“怎么说？”

“你们又帮不上我的忙。”

“那可不一定。”

“难道两位也杀人？”

“如果有必要的话。”

“为我也杀人？”

“如果相公变成我们的人。”

“变成你们什么人？”

“当然是入伙了。”

年轻人怔了一下，心中立刻有了警觉。

他本来就有警觉心，但当两人表白之后，他好像放松心情了，如今闻得大个子女人的话，他一愣。

接着，一盘葱油饼送来了。

年轻人抓起来便吃。

他决心尽快离开这儿了。

五张葱油饼吃下肚，年轻人笑道：“好，可否再为我包几张，留在路上吃，”

两女再对望一眼，大个子女的点头道：“好哇，我去为相公弄几张，留着在路上吃吧！”

她对另一女子点点头。

于是，那女的便坐到年轻人的身边来。

她的动作十分自然，也十分温柔。

“吃好了？”

“再好不过。”

“以后常来啊！”

“一定！”

只见这女的双手按住年轻人的双肩，笑道：“我为你看麻衣相。”

年轻人笑道：“你还会麻衣相面？”

女的忽然双掌按在自己面颊上，她上下地搓了几下，对年轻人吃吃地笑道：“你看，我这手掌。”

年轻人低头看，女的却张口吹气，那些从她面上搓下的胭脂

花粉，早扑在年轻人的面上。

年轻人还以为女的跟他开玩笑，可是他还未会过意来，却突然感到双目发暗。

年轻人拔身而起，一个大旋身，已有一件东西含入年轻人的口中。

当年轻人再回过身来的时候，那女的已抚掌大笑了。

“姐……姐……倒也，倒也！”

年轻人却拼命挤出一句话：“你们……是胭脂帮的人啊！”

大个子女的走过来了。

“扑通！”年轻人就跌倒在大个子女的面前，他不动了。

大个子女的对另一女的点头一笑，道：“这年轻人儿呀，他一定有来头。”

那女的问道：“什么来头？”

“他知道咱们是江湖上的秘密组合——胭脂帮呀！”

“管他是谁，他已经是我姐妹的了。”

“要不要传信上去？”

“蝴蝶谷只有咱两人呀，怕什么？”

“嘻……也好。”

于是，两人把年轻人抬入内室大床上，大个子女的真会折腾人。

她拿了一根牛皮绳子，紧紧地把男的拴牢在床上，这两女便站在床前吃吃笑了。

年轻人怎么也想不到，女的脸上涂的一层胭脂，竟然会是叫人迷倒的迷魂粉。

江湖上千奇百怪的事情太多了。

大个子女的不客气，她对另一女的道：“大妹子，咱们今天不开店了，把门关上吧！”

那女的笑嘻嘻地关门去了。

大个子女动手了。

她又去取来一根牛筋绳子，把年轻人再固定在大床上，这才又对那女的道：“去弄碗冷水来。”

于是，那女的匆匆奔到灶台边，端一碗凉水过来，大个子女的很细心，轻轻地把凉水往年轻人的面上淋了几滴，又在年轻人的人中穴上掐了几下。

果然，年轻人双眼睁开了，他只双臂一用力，便吃吃地笑了。

“你醒了！”大个子女的把脸几乎贴在年轻人的鼻尖上。

年轻人仍在笑，他好像一点也不害怕。

“你应该骂我姐妹的，你却笑了。”

“我为什么骂你？你们怕我走，才迷倒我的。”

大个子女的道：“原来你是一位有理性的明白人呢！”

年轻人道：“你姐妹真的爱我？”

另一女的低头弯腰，道：“不爱早把你杀了。”

年轻人道：“你们果然是胭脂帮的人了。”

大个子女的道：“如今天下大乱，我们女人也要组帮自保呀！”

年轻人道：“我却孤家寡人也！”

另一女的道：“最好不过，你以后就在这儿，我保证你日子过得好。”

年轻人道：“你们把我拴得牢呀！”

大个子女的道：“如果你有表现，自然会放开你。”

“什么样的表现？”

大个子女的已伸手去抚弄年轻人下身了。

年轻人心中冷笑，暗道：“我是何许人也，容得你如此地对

本少爷作践！”

年轻人肚子里暗暗吸了一口气，把脑袋里的一切杂念赶出去，双目微闭，他不开口了。

他像老僧人入定了也！

怎知他已老僧人定？

年轻人先是微微地，眼观鼻，鼻观心，心连内神走周身，两手不能分，却也不用力地任那牛筋绳子拴得紧，也不知痛与苦。

渐渐地，他把眼睛闭上了。他的呼吸微微，而不知是何外物在侵扰。

什么外物侵扰？当然是坐在他两边的两女人了。

两个女人的动作够狂的。

大个子女的全身发烫，满面红得跟她面皮上的胭脂差不多。

另一女的在一边，似乎不耐烦了：“姐，我看别费力气了。”

带着快要流出来的口水，大个子女人道：“怎么说？”

那女人道：“咱们两人用力逗，你看他，闭起眼睛好像是睡着了。”

大个子女的转头看，面皮一紧。

她伸手拍拍年轻人的脸：“嗨嗨，你怎么睡了？”

年轻人睁开眼睛一笑，他不回答了。

他心中也笑，因为他如果老僧人定，欲火是不会升起来的。

年轻人是非常人，两个女的倒霉了。

大个子女的似已喘过气来了。

她仔细看年轻人，笑笑道：“你呀，真格的，你叫什么呀？”

年轻人似无奈地道：“你干脆叫我君子。”

“君子？”

“是呀，我还不够君子吗？”

“还有人叫君子的？”